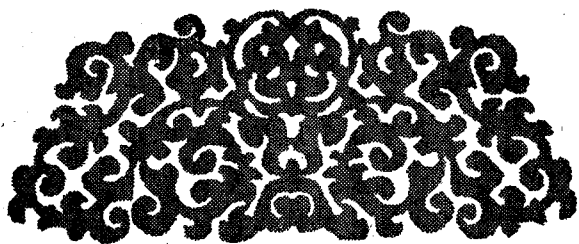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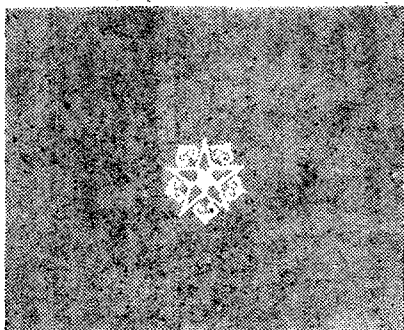


821
8020



甜不瓜的扭強

著等峪谷



行發店分總東華及書茅新



書號：滙 223 (21-81)

強扭的瓜不甜

著 者： 谷 峪 等

出版兼： 上海書店華東總分店
發行者：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 新華印刷廠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滙1)1-5,000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版

目 錄

強扭的瓜不甜.....	谷 峪(一)
寡婦.....	張志民(一九)
兒女們自己的事.....	韶 華(五二)

強扭的瓜不甜

谷皓

一

小勇正和幾個兒童玩捉老蔣的遊戲，他的媽媽娘氣沖沖地抓住了他的小手腕，說：

『唉！真不懂事，整整九歲啦，娶了媳婦的大漢子啦，剛從轎上滾下來就往外跑！』說着便死拉着小勇往家走。小勇打着墜悠（註）：『不，不家去，淨是大人……』

『死孩子，有誰啦？你姑、你姨、你表姐……怕誰呀？快到家去，和她們拉個大人話，也叫她們把你誇誇。』

『她們逗俺。』

（註）墜悠——向後掙脫的意思。

『還說傻話，誰不說你成了個大小子！』最後，老媽媽使了使勁，爽利把這個九歲的新郎背了起來。小勇沒了辦法，只是蹬躑他那兩隻小腳。

一進院，人們就拍起巴掌來。『啲！全都看新女婿吧！』

『呀！不光叫背着，到屋裏還要嚼嚼乾媽媽呢！』笑的人們擰肚腸子。

他娘馬上就明白啦：娶了媳婦，蘿蔔不大也是長在背上，萬萬不能再像從前似的，小女孩一樣啦，總要鍛鍊個丈夫樣子。所以，從自己的肩膀上，急忙扒開了小勇的兩隻手。小勇沒有防備這一下，一下子腳沒站穩，摔了個後仰砲，竟『媽』的一聲哭啦。人們全圍了上來，有的怪可憐他，便安慰幾句；還有的，在旁邊說上一句俏皮話，小勇的娘，又生氣，又着急，又疼自己的孩子。最要緊的，是怕叫新媳婦或人家娘家人看見。在倉皇失措中，她瞅見新房的窗玻璃上貼着一個紅潤潤的臉。仔細一看，黑黑的頭髮，彎彎的眉毛，雙眼疊皮的一對眼睛，像一窪水一樣，往外瞪着；左嘴角上的黑痣，像一顆黑豆粒似的明明地凸現着。不是新媳婦是誰呢。大糟糕，特糟糕！大年五更煮餃子，偏偏露了餡。媽媽娘急忙把小勇後半截哭聲按了回去。看來，小勇經過了今天這個鍛

鍊，似乎也進了一步；出在平常，簡直非把淚水淌乾，嗓子嚔啞，心口有點疼了，喝上一碗水，才算拉倒。

小勇到了屋裏，姑們、姨們就誇起來啦：

『這二年，又進財，又進人，你們又生產的好，可該享福啦。』

小勇他娘，樂的把心裏的話全吐了出來：『多叫他姑、他姨們誇，光憑我可不行，不是共產黨、毛主席主張好，那有今天呢！』

『可不，二十年前，做上個美夢，也想不到今天。看，熬的當上婆婆啦！』他大姨拍打着那膝蓋這樣捧。她老人家在當屋打着磨遊（註）向衆人道：『以後什麼我也不操心下力啦，他倆口種這十幾畝好白地，一天有我三頓粥喝，夏有我的單，冬有我的棉，我就足是福啦！——享幾年清福吧！』她心滿意足的，差點快笑出了聲音。

『常說「早有兒，早得濟」。大姐今年才四十六，就支使上了那兒媳婦啦，真

是……』

『他那親姑們、好姨們，以後有個鞋啦、襪啦哩，儘管捎來做吧！』

人們雖然是這樣說着，但不知道爲什麼，坐在炕上的他大姨，和倚在被子上的他二姑，卻偷偷扭回頭去，對着土牆發笑。

二

當天，天已經黑了。婦會主任擰着眉頭，從新媳婦屋裏一步一步地走出來，後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婆子，輕輕地划了她一下說：『巧靈，看人家真是好媳婦，四方大白臉的。你說呢？』

『媳婦好是好，就怕長不了。』

『說話就叫我不愛聽。看人家富足的日子，小勇又不呆不傻，怎麼長不了呢？』

『誰和東西結婚哪！如今翻身了，只要自己的手不是泥捏的，到那裏也有富足日子過……』她等一個老人走過去，又接着說：『小勇他倆，第一不是自由對的象，第二歲

數差得大，小勇和沒有長全毛的光屁股小雀一樣，還不到結婚年歲。日子一長，那怎麼能行？」

「……有骨頭不愁肉，莫非有小就沒有大啦？熬着嘛，熬的那大道沖成了河，還不行嗎？」

婦會主任再把聲音放低說：「熬到什麼時候，也熬不到個相當。歲數誰又不能等誰。再說，那麼小就娶媳婦，一點好處也沒有。」

『看怎麼樣，就不會給人說個吉利話！』她扭了個轆轤把彎，甩開了婦會主任。婦會主任也是滿腦袋裝着問題跨進了農會主任家的門。

夜深了，小勇他娘把人們攆淨；把小勇安排到兒媳婦屋裏，她心裏舒坦的光想笑。她穩穩地走到毛主席像前，行了三鞠躬禮，心裏想：沒有共產黨領導咱翻身，咱那裏能早早地支使上兒媳婦……享福？她又聯想到土地改革以前的光景，便無力地倚在被子，耳朵裏山響，腦子裏發燒，忽忽悠悠，不知自己到了什麼地方，兩滴熱淚『答答』流了下來。

這一天剛靜了抽袋煙的工夫，藏在牛棚裏的小夥子，草屋裏的大姑娘……全出來啦。他們在院裏，踱着踏不死螞蟻的步兒，最後都停止呼吸地伏在新房的窗戶底下。

初九的月亮已經落在西邊，天空中只留下幾顆呆頭呆腦的星星，有的人已感覺冷了，把身上的衣服裹了裹說道：『唉！真叫人等的發煩。』又一個媳婦咬着一個姑娘的耳朵說：『走吧！他倆有什麼聽頭？』只見那姑娘的肩膀歪了一歪，大概是不怎樣同意，旁邊的一個人卻答了腔：『沈住氣，自古聽房就是賠本的買賣。』忽然有人輕輕地扯了他一下，只聽屋內有拉被子的聲音。大家站了起來，每人的耳朵幾乎都快把窗紙弄破，只恨臨來忘了掏掏耳朵，顯得它太不管用啦。不大的工夫，新媳婦發出了長長地唉嘆聲，緊接着用極低沈的聲音叨念道：『看，尿溼了這麼一片……』

『嘿嘿……』『哈……』『嘿！』人們再也憋不住啦，笑聲一齊爆發了出來。

小勇的媽媽，從夢中被驚醒，揉着兩隻老眼跑出來說：『我那好孩子們哪，天都快雞叫啦，還不家去睡喲！明天不幹活啦！』小勇的媽媽，他是最疼孩子的老人，別人家的孩子就像她親生的一樣，平日裏，姑娘、媳婦、半大小夥子，誰都尊重她，愛她跟自

已親媽媽一樣。她把兩句急話喊過去，便輕輕地推着大家道：『……走吧，明天來，我預備好東西給你們。』

小勇媽剛要上大門，婦會主任一腳踏了進來，小勇媽問道：『打那裏來？』

『從農會主任家來。』婦會主任停住步後，小勇媽愣住了，靜聽她講什麼事。這時婦會主任有滿腔的話，就是不知道從那裏開頭，說錯了怕老人生氣，所以轉了個彎兒道：『大娘你睡吧，明天我再來看媳婦。』

小勇媽很覺不自然，到她走後，她還手扶兩個門框，探着頭，直望着巧靈的背影；直到那條黑影漸漸消失了，她還捉摸這個滋味。

三

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，小勇家裏的事，卻一天一天不一樣啦。新媳婦吃不動，喝不多。小勇也不像從前那樣歡蹦蹦跳跳的，天天搭拉着腦袋，連大街都不敢去。學校裏的同學都說他佔着人家的媳婦；還說這就叫缺德。那天，一個人問他道：『娶媳婦做什

麼？」

『做飯，做活。』小勇很簡單地回答。

『還有呢？』小勇想了半天，再也沒有什麼了，只得翻了過來說：『做活，做飯。』

那人指着他道：『傻小子……哈哈。』小勇到家後倒在娘懷裏一學說，他媽媽只是哼唉的嘆氣。

原來小勇娶媳婦的那天，婦會主任是才在縣上開會回來。一進門，妹妹就告訴她小勇娶媳婦的事啦，起初半信半疑，後來一打聽外人，一點也不假。天將黑了，她在小勇家轉了轉，越想越不對勁。她找到農會主任問道：『小勇這麼小就結婚，幹部們一點也不管嗎？』農會主任把情況告訴她：他們的親事，連提帶娶才七天。據風言風語的傳說，是她爹不叫她和其他人對象才急忙嫁給這裏的。幹部們當時爲這事也作了研究，也有不少爭論。農會主任的意見是：不管是誰，不夠年歲結婚就該制止。村長卻說：小勇家是土地改革後的翻身戶，從前愁的是沒人尋，如今有人尋，那有不尋的道理呢？這兩

個意見都有擁護的羣衆。誰的道理也說不服誰。直談到雞叫三遍，也無結果而散。

四

天剛黑，小勇家正吃晚飯，婦會主任便來探小勇媽媽的口氣。一掀門簾，墜兒就明白了，因為預先她和墜兒談過兩三次。墜兒乖乖地把桌子上的碗筷收拾了，靜靜地撤到一邊去。

幾句開篇過去，婦會主任用很隨便的口氣問道：『娶了媳婦以後，日子過的怎樣啊？』

『哈……多叫他嬌結記着，都是歡天喜地的。』口裏、臉上雖然這麼表示，但從聲音上，聽得出這是假的。『哎，歡喜就好，就是怕兩口合不來，那樣就麻煩啦！』小勇媽沒有答聲，鼻子卻有點酸的感覺，眼珠只是去看窗戶。巧靈心裏明白，說道：『小勇心眼兒挺精，媳婦老實，還有什麼？』小勇媽搖搖頭，眼睛往窗外一掃說：

『真把我愁壞啦，看，一個月的工夫，孩子成了疲布袋（註）啦！』又指着小勇

說：『從前這孩子多搗達（註二），如今三言換不出一語來……媳婦又不知道讓他！』

『呀！怎麼鬧成這樣啦？』

『怎麼，說起來也不怨人家。傻小子連人家的門邊也不敢踩。前些日子，我給媳婦錢，買好吃的，也引不過去，除非睡着了往那屋裏抱。半宿裏醒了還是哭……』她把聲音再壓低說：『他嬌子，你說，是不是晚上她治他呀？』

『不，我聽她村裏人說她可懂理呢。』

『他嬌子，你許不知道，風言風語裏聽說，墜兒在大劉莊還有個對象呢……也不知真假。』

巧靈馬上把話跟了上去：『要真的話，人家要向你家要人怎辦？』

『那……』她把眼瞪得圓圓地，半天也答不出話來，便一頭倒在枕頭上。

（註一） 疲布袋——失卻活潑的態度。

（註二） 搗達——活潑。

五

自從小勇結婚的那天起，巧靈東跑西顛，外村裏打聽，向上級請示，才算心裏有了底。

學校裏的支部會是她建議開的。會上她敘述了一切情況以後，農會主任便站起來說：『我還是那個理，小孩子給娶上個媳婦，這不是笑話嗎？他們怎麼能一鋪安心（註）的過日子？』他出着滿頭大汗。

村長說：『十來歲娶媳婦多着呢。』沒等他講完，西邊有人道：『小孩娶媳婦有是有，那把人治成了什麼樣子，咱村大順家、二合家還不是爲夫妻不美、婆媳不合，跳井、上吊死的？』

『對，看老封建把人治成什麼樣子，如今是新社會，這種事就不應有！』

村長的勁頭小點了，他提出問題道：『說話辦事要站穩立場，小勇家是翻身的貧農，是不是和一般人同樣看待？』墜兒那個對象也是翻身戶呀！東邊有人說。

『這是婦女翻身自由的事，不是鬥地主分果實哩！』巧靈大聲說。

『小勇娶媳婦，咱們不通思想，不是向他——沒有好處，別指望從這裏享福。』農會主任的煙鍋裏燒的煙油『吡啦啦』地響着，會議熱烈地進行着。

就在這晚上，小勇已經睡着了，墜兒氣沖沖地拍着小勇喊：『醒醒啊！』小勇的媽媽制止她說：『別，喊醒了就費事啦！你抱起他去吧。』墜兒害羞不肯，婆婆道：『大媳婦伺候小女婿，這不是常事嗎？俺十二上給這裏當童養媳，那時他爹才六七歲，穿鞋穿襪不算，還得領他玩玩，誰不誇俺好。』

墜兒硬着頭皮抱起他來，剛走到外間屋，院裏一個黑糊糊的人影，直向屋裏走來。別看是夜裏，也可以看見墜兒的臉，立刻刷上了一層紅色；心裏『撲通通』地砸棒槌，好像她偷了人家的東西抱在懷裏，正讓別人堵住似的。黑影兒漸漸地逼近，她便把小勇放在竈火坑裏，然後迎了上去。還沒等墜兒說話，那人便低低問道：『墜兒嗎？』

『是我。』也是低低的聲音。她把巧靈拉在自己屋裏，巧靈興奮地說道：『大康來啦，他來和你商量個事。』

墜兒聽了像晴天的霹靂，嗓子裏被一口酸水塞住，愣了抽半袋煙的工夫才問：『他在那裏？』

『在我家。』

『來的時候，我看今天俺倆跑吧？』

『跑到那裏去？』

『到關外去做工……』

『淨說傻話，天是咱的啦，地是咱的啦，政府是咱們當家做主啦，咱不是黑人，爲什麼跑？舊社會的法，今天過時啦！』

『難死我呀！突不起生氣的火，掀不起吵架的岔，怎麼能到政府去打官司呢？』

『哎！有理爲什麼找吵架呢。』

她倆正在屋裏講話，猛聽見『哎呀』一聲吼叫，小勇媽變了聲音的喊道：『我那

好媳婦哪，千不該、萬不該，就是砸鍋摔飯點了房，也別把俺那孩子放在潮當地睡覺哇！』進屋一眼看見巧靈說：『他嬌子，你看虧着我踢上了他，要不……這從小擦屎把尿，和繡花似的，一針一線，容易長大的嗎？』

巧靈也很心疼的說：『是呀，病了可怎麼着？』

墜兒在一旁咕嘟着小嘴，低着頭，就啞巴吃黃連了。

巧靈把老人拉到屋裏，婆婆便向她哭訴道：『唉！人家是真心不跟咱過了。』巧靈把老人勸住，老人便把滿腹的真情實話吐了出來：『娶上媳婦受上氣，添了人口荒了地，把光腳放在蒺藜窩——進退兩難哪。』

『大嫂，事情不是明擺着嗎！如今你心裏有個數沒有？』

『有。反正「散」字不能先在咱嘴裏迸出。』

『這就好辦了。』

『唉！又叫人家說咱啦：連個兒媳婦也不會支使！』

『不是會支使不會支使。不好就散，散了才能好。誰笑話？大嫂！你才四十多，參